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部  
·  
柳宗元  
诗文集

(中)

李 雯 瑶 主 编

## 目摇摇录

柳宗元文集卷一	员
雅诗歌曲	员
贞符并序	员
柳宗元文集卷二	怨
古摇赋	怨
牛摇赋	怨
柳宗元文集卷三	员
论	员
封建论	员
天爵论	圆
时令论上	缘
时令论下	愿
断刑论下	獾
六逆论	獾
柳宗元文集卷四	源
议摇辩	源
晋文公问守原议	源
驳复仇议	源
桐叶封弟辩	源
辩《晏子春秋》	源
柳宗元文集卷五	缘
古圣贤碑	缘

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并序	缘园
柳宗元文集卷八	缘愿
行摇状	缘愿
段太尉逸事状	缘愿
柳宗元文集卷十三	缘缘
志	缘缘
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	缘缘
柳宗元文集卷十四	缘怨
对	缘怨
设渔者对智伯	缘怨
愚溪对	苑源
柳宗元文集卷十五	苑愿
问摇答	苑愿
起废答	苑愿
柳宗元文集卷十六	愿袁
说	愿袁
天摇说	愿袁
捕蛇者说	愿元
措摇说	愿怨
谪龙说	怨园
罍摇说	怨源
观八骏图说	怨缘
柳宗元文集卷十七	怨苑
传	怨苑
种树郭橐驼传	怨苑

童区寄传·····	卷四
蝥螋传·····	卷五
柳宗元文集卷十八·····	卷五
骚·····	卷五
乞巧文·····	卷五
哀溺文并序·····	卷六
柳宗元文集卷十九·····	卷六
吊赞箴戒·····	卷六
吊屈原文·····	卷六
吊乐毅文·····	卷六
师友箴并序·····	卷七
三摇戒·····	卷七
临江之麋·····	卷八
黔之驴·····	卷八
永某氏之鼠·····	卷五

## 柳宗元文集卷一

### 雅诗歌曲

#### 贞符并序

负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年无极之义，本末闳阔。会贬逐中辍，不克备究。武陵即叩头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犹不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用是自决。臣宗元稽首拜手以闻。曰：

孰称古初朴蒙空侗而无争，厥流以讹，越乃奋斂斗怒震动，专肆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风雨雷霆暴其外，于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于是乃知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力大者搏，齿利者啮，爪刚者决，群众者轧，兵良者杀。披披藉藉，草野涂血。然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阻，用号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绍者嗣，道怠者夺。于是有圣人焉曰

黄帝，游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于是有圣人焉曰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尧年老，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观之，厥初罔匪极乱，而后稍可为也。

非德不树，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浚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祇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稽揆典誓，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后之妖淫鬻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乌、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以为符。斯皆诡譎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

汉用大度。克怀于有氓，登庸庸贤，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类号休，用夸诬于无知〔之〕氓。增以驹虞神鼎，胁驱纵舆，俾东之泰山石闾，作大号，谓之封禅，皆《尚书》所无有。莽述承效，卒奋骛逆。其后有贤帝曰光武，克绥天下，复承旧物，犹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晋而下，龙乱钩裂，厥符不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驳乎无以议为也。

积大乱至于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垓以为炉，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烂，号呼腾蹈，莫有救止。于是大圣乃起，丕降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人乃濯然休然，相睇以生，相持以成，相弥以宁。琢斫屠剔，膏流节离之祸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肤，以达于夷途。焚垢抵掎，奔走转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鸠类集族，歌舞悦悻，用祇于元德。徒奋袒呼，犒迎义旅，欢动六合，至于麾下。大盗豪据，阻命遏德，义威殄戮，咸坠厥

绪，无刘于虐。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踟躅讴歌，灏灏和宁。帝庸威栗，惟人之为。敬奠厥赋，积藏于下，是谓丰国。乡为义廩，敛发谨饬，岁丁大侵，人以有年。简于厥刑，不残而惩，是谓严威。小属而支，大生而孳，恺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获；凡其所恶，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货力。丕扬于后嗣，用垂于帝式。十圣济厥治，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无穷。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穀）〔穀〕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不胜？唐德之代，光绍明浚，深鸿庞大，保人斯无疆。宜荐于郊庙，文之雅诗，祇告于德之休。

帝曰：“谏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治，以敬于人事。

【译文】

罪臣柳宗元惶恐不安，有话对皇上说：我的贬地永州有个被流放的人叫吴武陵，他对我说：“董仲舒就夏商周三代帝王受命的符瑞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对还是错？”我说：“董仲舒的回答是错误的。岂只是董仲舒一人而已，从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以及班彪的儿子班固以来，全都糊里糊涂地互相沿袭，列举古代所谓祥瑞来附会帝王是受命于天的说法。他们的话很像邪妄的巫师、瞽史的胡言乱语，诓骗、惑乱后世，不能据以了解圣人建国立君的根本道理，虽

然也在显扬帝王无上的道德和伟大业绩，却远离了圣人的宗旨。”我做尚书郎时，曾撰写过《贞符》一文，论述唐家是因为端正其道德、人心归向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在很长时间里累德积行，百姓深受其惠，唐家的天下社稷理应传之永久，无有尽期。文章篇制宏大，遇上我获罪贬放，没有写完就停下笔来，未能做详细的探讨。吴武陵得知后当即叩头请求我说：“这是大事，不该因获罪贬放而罢手，以致文章残缺不全，使圣王创立的法则不能确立，无法遏止那些诡诈骗人的怪论，因而也就不能扶持正道使它成为万事准则。”听了他的话，我精神振奋，非常激动，于是详加论列，续写此文。想到自己终将埋在荒远之地，不为当世人所了解，文章写了也等于不写，又想到我如果能对正道有所阐明，使它得以施行于人世，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因此我下定决心把文章写完。臣柳宗元叩头跪拜，将它呈报皇上。文章说：

谁说上古时代人类朴直诚厚、懵懂无知而没有争斗，只是后世人心变坏，才奋力争夺、发怒相斗、动荡不安，甚至一味滥用威势而肆其凶暴？我认为，持这种看法的人是不懂得人类演进的道理。人类在原始阶段群居杂处。雪、霜、风、雨、雷、雹从外面侵袭他们的肌体，于是才懂得构筑窝巢、挖掘洞穴居住在里面，取草木兽皮做衣服以抵御寒冷；吃饭喝水以及男女交合等生理上的要求从内部驱使他们，于是懂得吃禽兽的肉以及果子、谷物之类，懂得男女配偶同居。人们接触往来，就有争执，利害发生冲突，就起斗争，力气大的就打，牙齿锋利的就咬，指爪坚硬的就抓，人数多的压人数少的，武器好的杀武器差的，以至尸体交横，血流

遍野。这样一来，就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治理。人们往往成群结伙，住在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处，于是号令产生了，有了君臣上下等级之分，行政组织与军队编制的制度也建立起来了。道德高尚能接续他的前任进行治理的就继承君位，怠惰懒散荒废政事的就被夺去君位。这时有个叫黄帝的圣人，他乘坐兵车巡行各地，车轮的痕迹纵横交错遍于天下，他统一了纲纪法规，整齐了各种制度和度量标准，不过大公之道还未能建立起来。于是有个叫尧的圣人，他设置了州长和四方诸侯之长执持政纲，掌管国家大事，又任用有道德有功劳有才干的人辅佐、维护，他治理起国家来犹如运动手臂、指挥手指，屈伸把握，无不随心所欲。尧老了，举荐另一个圣人舜，把君位禅让给他，大公之道这才得以建立起来。由此看来，人类的原始阶段是极其混乱的，到了后来才逐渐有可能采取一些行政管理措施。

没有道德，就不可能确立起帝王的地位。所以孔子整理编订的《尚书》，讲到尧，说他“能够表彰有美德的人”；讲到舜，说他“外布文德教命，内能敬奉帝尧、帝舜”；讲到汤，说他“对人能做到宽厚仁爱，在天下民众中信誉卓著”；讲到周武王，说他“是太王有道德的曾孙”。查考揆度《尚书》有关篇章的记载，这些圣帝圣王的德行真是真正不二啊！只有这样的德行才是真正的帝王受命之符，靠了它才能奠定帝王基业长久稳固的基础。后来那些妖邪不正、愚顽昏庸、喜好怪异之说的人，才开始举出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变成乌等，把它们说成是上天授予帝王的符命。这些都是诡诈不实、迂阔怪诞之论，说这类话的人应该感到十分可耻，他们不知道古代帝王获得天下

的根本在于他们道德的纯正。

汉朝的开国君主刘邦，以其宏大的度量，能够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嘘寒送暖，关心民众的疾苦，使他们安康、和乐。这就是高祖刘邦取得天下的符命。而他的某些无知妄言的臣子，竟取来刘邦斩白蛇的传说，援引刘邦母亲怀孕是天上雷电闪光的虚语，与古代类似的说法相比附而称之为吉祥的征兆，以此来故弄玄虚，欺骗无知的百姓。后来又增添出驹虞、神鼎之类的祥瑞，胁迫怂恿汉武帝，让他去巡视东方泰山上的石闾，造作一个大名称，叫作封禅。这都是《尚书》中没有记载过的。王莽、公孙述继承仿效符命瑞应之类的鬼把戏，终于起了傲侮汉室之心，自号天子，公开叛逆。后来有个贤明的君主号光武，能安定天下，恢复承继了汉家旧日的典章制度，但他仍有崇信赤伏符的事，因而玷污了他的美德。魏晋以后，天下纷扰混乱，四分五裂，那些立国称帝的人“符命”不正，国家因此不得安宁，也不能长久。那种杂乱无序的局面就不必讨论了。

经历多年大乱到了隋朝，它把整个国家当作鼎镬和火炉，点燃凶残的大火，煽起肆虐的火焰，天下百姓在鼎镬、火炉中上下翻滚，被烧烤得焦头烂额，号叫挣扎，而没有人来扑灭火焰解救他们。这时，有一位大圣人出现了，普降甘雨，浇灭了烈火，涤除了污秽，蒸发而成为清爽之气，疏散而成为轻柔之风。于是人们精神爽朗，欣欣喜喜，互相友爱地生活，有事相互帮助去完成，大家和睦相处过安稳日子。造成鲜血流淌、肢体分离之灾的种种酷刑不再使用，人们这才能够形体完好、舒适愉快，舒展肌肤，走上平坦的大道；家园屋舍毁于战火，被迫离乡背井、奔走流亡的祸患不再发

生，人们这才能够集合起家族的全体成员，载歌载舞，喜气洋洋，以表示对那位道德高尚的大圣人的敬仰。人们举起裸露的双臂高呼，慰劳迎接正义的军队，欢声笑语，震动天地，大家都汇集到他的旗帜之下。一些大盗强横地占据一方，抗拒唐家的命令，阻挡唐家的统一。正义的威力消灭了他们，使他们一一丧失对所占地区的统治权，那里的百姓不再遭受割据势力的残杀。于是人们全都过上了美好的生活，脱离隋朝，归顺了唐朝，大家跳跃欢歌，广阔无边的土地上一派和平安宁的景象。皇帝运用他的威严，事事为百姓着想，对百姓所应交纳的赋税的数额作了慎重的规定，财富积存在百姓手中，这就叫富国。乡乡建起备荒用的粮仓，粮食的征收和发放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因此，即使遇上大饥荒的年景，人们也能生活得像丰收年一样。简省了刑法，不伤残身体而能收到惩戒的效果，这就叫威严。这样，小而言之，是使人们自身得以支体连属，不伤不损；大而言之，是使人们能够生儿育女，一家人和和乐乐互相敬重，从而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局面。凡是所希望的，不必拜求便可得到；凡是所厌恶的，不必祈请就会停止。四方少数民族都礼敬宾服唐朝，没有战争，无须把国家的财力物力耗费一空。这位圣明天子的大德被他的子孙发扬光大，因而垂示后世，成为帝王的楷模。唐兴以来的十位圣主，都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他们孝顺、仁慈、平和、宽厚，处处以祖先为榜样。人民对唐王朝的拥护爱戴，永永久久，无有尽期。

所以，能不能立国为君成就帝王之业，不在于天命而在于民心；美好的符命不在于所谓的祥瑞，而在于仁爱。只考虑如何去仁爱人民而不考虑别的，这不是什么自天而降的祥

瑞；这种不是自天而降的祥瑞，才是合乎正道的符命啊！没有丧失对人民的仁爱之心而能够国运长久的，没有凭靠所谓祥瑞而能够江山永固的。商朝的帝王有因为桑树和穀树共生于朝堂的妖异之事而国势反倒昌盛的，有因祭祀时野鸡飞到鼎耳上咕咕直叫的不祥之兆而国家反倒兴旺的；宋国的君王遇上荧惑星停留在心宿上的天变，反倒增加了寿限。郑国因龙的出现而衰败，鲁国因获得麒麟而愈弱，白雉的祥瑞使汉朝灭亡，黄犀牛的吉兆使王莽丧命：这哪里在于那些作为符命的东西不好呢？唐朝的兴起，继承并发扬了尧舜的美德、智慧，德泽深厚广远，爱护人民使他们既安且康，这才使得国家稳固，能传之久远。应到郊庙去祭天、祭祖，用庄严典雅的诗歌加以颂扬，恭敬地向天地祖先报告唐朝皇帝德行的美善。

皇帝说：“确实是这样的呀！”于是斥退贡献祥瑞的奏请，探求合乎正道的符命的深刻含义，思考、寻找在行仁施德方面哪些地方存在不足，哪些地方未能完备，从而使国家的治理达到完美的程度，尽心尽意、谨慎认真地去办好人力所能达到的事。

## 柳宗元文集卷二

### 古摇赋

### 牛摇赋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卮。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针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

不如羸驴，服逐弩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蹄。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

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 【译文】

你了解牛吗？牛是一种这样的动物，它身躯魁伟，脑袋巨大。两耳直竖，两角向上弯曲，毛疏皮厚。牛哞哞的叫声在喉头震荡，像黄钟一样浑厚低沉。它冒着烈日，一天耕田百亩。它一来一往耕得又长又直，可以种上你们的作物。它不但参加耕种参加收获，还要拉着车子奔跑。把一车车粮食送进官仓，自己却吃不上可口的食物。它使穷人富起来，使饿人吃得饱，却不争半点功劳。它有时陷入泥沼，有时跌倒在地，经常在野外忙碌。人们能不为它的精神感到惭愧，天

下都得到它的好处。它的皮角被派用场，骨肉无法保全。有的用绳子穿起来制成用具，有的装在祭器里作为祭品。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牛的用处更大。

牛不像瘦驴那样，习惯地跟在劣马身后奔跑。曲意奉迎，趋炎附势，不择场合，卖身投靠。既不耕地，又不驾车，上好饲料，自然到口。奔走在康庄大道上，来往进出自由自在。高兴时扬鼻相对，恼怒时使劲蹬蹄。站在大路上昂首长鸣，听到的人都吓得慌忙躲避。善于钻营，奔走豪门大户，终身安稳，不用受怕担惊。

牛虽然对人们有功，但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命运本来就有一好一坏，不是你的能力所能改变。千万不要怨天尤人，请等待老天赐给洪福。

## 柳宗元文集卷三

### 论

#### 封建论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苟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

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盭，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黷货事

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好利浚财，估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申，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毗，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